

壬癸

曾文正公家書

曾文正公家書卷九

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

澄弟左右接弟來信知已得率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為李治喪發引率弟此次身後之事沉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舉新製高脚牌輓聯稍少祭幛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率弟可稱全備前沉弟意率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為然望弟即照此辦理將李櫬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安妥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尚不可煩況喪禮而可煩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率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即在此發引登山懸李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為然再率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為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潭當在二月十五後矣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樞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沅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 諭旨寄回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諡請祠恐更有 後命二十日業經題主須改題耳

十二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少荃為季弟請諡請祠摺稿昨日寄到茲鈔寄弟閱目下之是否 俞允殊不敢必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克復金陵則請諡亦終可望允准 兩宮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濁揚清賞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永與何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 諭旨皆嚴切異常吾輩忝當重任不恃無意外之罰而恃無可罰之實少荃解銀四萬吾暫不解弟處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為度歲之資弟處昨日解銀四萬年內必到其解錢二萬事今日用民船解去年內之能到與否未可知也澄弟昨有信來言季櫬不宜附葬馬公塘其言亦頗近理余因相隔太遠不敢違決請澄自行決斷

十二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接弟捷報知谷里村六郎橋朱門等處賊巢一概剿洗此後自弟營以至金柱關除太平府城外尚有賊卡賊壘若

千先打賊館後破壘于此法處處可行此次出隊打仗行至六七十里之遠將來推廣變通便可打至百餘里二百餘里惟雨花臺老營須十分堅固能於最衝地方築石壘數處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宜用勁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則臨分兵之時便益多矣余前要弟明年分兵出剿二溧東瀾弟深以為難現在撥兵出防東西梁山裕溪口龍山橋黃麻渡三山多至六七千人而弟毫無難色然則明年軍威丕振之時弟分兵出剿二溧東瀾必得高輿無難色耳

同治元年除日

澄弟左右接到排遞一函弟意擬將孝親權厝於修善堂屋後從容再覓佳壤合葬季弟夫婦馬公塘葬定未久弟意不欲輕動自有一番謹慎不得已之苦衷余雖不明地理而啟土禁忌之說亦不敢不小心遵信一切即由弟作主權厝修善堂屋後俟尋得吉域再行遷葬余已寄信與沉沉在三千里外想亦不敢專主當仍由弟作主也

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

況弟左右陳棟之勇除已至金陵三營外尚有九營吾昨今營務處點名共四千六百餘人聞精壯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余札撥二營與鮑春霆撥一營與朱雲巖以六營歸弟處若果汰去三分之一則可挑存四營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或酌留數百作為餘勇聽弟裁度昨奉年終頒賞福字荷包食物之類聞弟有一分春霆亦有一分此係特恩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寬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切實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

正月初七日

況弟左右疏辭兩席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書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今因弟之所陳不復專疏奏請遵便仍赴片申請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事世忠處余擬予以一函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其銀錢仍歸渠用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相淮北之鹽與搶奪無異請其迅速停止看渠如何回復本日接兩次家信交來人帶寄弟閱鼎三姪善讀書大慰大慰其眉宇本軒昂出羣又溫弟鬱抑過甚必有稍伸之一日也弟軍士氣甚旺可喜然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為旺即遇驕機老子云兩軍相對衰者勝矣其義最宜體驗

正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東征局保案昨日奉到 硃批諭旨一概照准憚次山已超擢湖南藩司而南城翁僅以道缺提奏想尚有後命也李後泉調廣東糧道 聖意亦為廣東釐務而設王文瑞擢贛南道則因克復祁門新得記名故耳季弟 追贈按察使昨日具摺謝 恩鈔稿寄閱少泉調浦東各營潘鼎新劉銘傳等救援常熟蓋因常熟賊目周興隆等投誠後偽忠王以大股賊前住圍攻少奎致力爭常熟一城福山一隘為克復蘇州張本專函來調樹字五營余不得已調章都五營守無為州而騰出樹字五營赴澧少奎麾下之將僅程學啟一人能當大敵餘不足深恃余屢勸其約首卑思不宜多拓疆土而少奎不甚相信頗為慮之

正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左臂疼痛不能伸縮寔深懸系茲弟人送膏藥三個與弟即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可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 國余豈有不感激不受護之理余待布厚雪霆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普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霆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為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年八月洛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廕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為害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

正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北岸可慮者在毛竹丹一軍吾已添調元中瑞左兩營益之聞其營米子藥足支月餘應不怕圍營截糧只要處處守定待三月間希菴及江席同來北岸當可得手左帥新復一府三縣軍威大振鮑亦米糧充足士氣漸旺春水生後舟師

會剿南岸或亦無虞目下吾所慮者少奎因救常熱之故兵力全出老營空虛及北岸之賊不踞巢舍直犯桐城以上耳弟臂
疼未大痛膏藥已試貼否千萬莫多服藥筋脈之間豈水藥之力所能遽到利未達於筋絡恐害已中於他臟吾近年不輕服
藥實有確見弟可參酌南雲三營暫不可離三山吾之視南岸始終重於北岸不知弟意何如

正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臂疼尚未大愈至為懸念然治之之法只宜貼膏藥不宜服水藥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正月當成行也嘗奉 寄
諭知少奎為季弟請二品卹典立傳予謚建祠一一允准但未接閱 諭旨耳陳棟之勇既好甚慰甚慰紀梁宜廢一節余亦
思之再四以其目未全愈讀書作字均難加功且弟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不特為同氣之冠亦為各族所罕質諸祖父在天
之靈亦應如此九次洲北渡之賊果有若干吾意尚以南岸為重劉南雲王峯臣兩軍幸勿遽調北渡蓋北岸守定安合無廬
舒五城此外均可挽救南岸若失甯國則不可救矣

二月二十日裕溪口

沅弟左右江浦新河口俱臨北岸賊勢浩大可知然二處之不保亦意中事也余於十八日至金柱關即與厚杏查閱三汊河
龍山橋等營朱洪章兩次敗挫士氣已傷其邊牆亦極草率全不可靠十六之夜李祥和以五百人苦戰力堵朱營并無一人
隨之堵禦者幸水師彭羅陸師未羅繼進乃能轉敗為勝然長勝軍目下已為極劣之營而查家灣新圩角防河之法亦甚不
妥厚庵力勸余將該防兵調回老營稍為休息余今李祥和親往調之以余察度該河長近八十里與水豐河相等深則倍之
分哨防河可禦零賊斷不可敵大役賊既渡河長勝軍之營盤不可恃李與朱羅之營則皆可恃此金陵之情形也十九日查
閱西梁東梁裕溪等處張與周之營皆可恃武明善之營則萬不可恃此外江之情形也余與杏南熟商目下以能登武三哨
移守東梁將來須由弟處再撥二新營上來以一營協防西梁俾熊營一哨全歸東梁張營一哨全歸裕溪以一營扎金柱之
寶塔以保三汊河朱羅之後路庶查家灣龍山橋縱有缺失而蕪金大局無礙

三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賊窺東建便不得通徽祁消息以理推之劉克菴已至屯溪距休寧僅三十里鈴守祁柱守徽休克作游兵山內必
可萬全惟賊由山外徑竄江西湖口景德鎮俱為可慮今徽春建回救景德鎮連日雨泥師行遲滯不知趕得上否北岸之賊

初二日已過盛家橋距廬江僅二十里幸先有吳長慶三營又截留梁美材等三營廬邑應可保全近日糧臺奇窘通省城尋湊不上萬金今日作函向勦丹借銀六萬指明九江新關稅向寄雲借穀四萬指明近河州縣倉穀向少奎借銀八萬不知均有些點綴否上海近無信來常昭業已解圍此乃極好消息蘇浙兩處得手只要此間不大決裂夏秋必有好音也

三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石澗埧營盤儘可不緊余前疎於考核迨親閱以後明知其散漫難守又不能立刻調開致掣動各處勁兵住救尚不知救得上否若調南雲三營赴州城調毛撥二營守三汊河雍家鎮而毛率六營守桐城縣則八面皆安矣余之不善用兵此特其一端也目下鮑軍不能救景德鎮固為江西之患而派七營上援尤於金陵老營有礙望弟速調數營回雨花臺而留杏南於裕溪口等處料理援剿事宜弟身體略愈尚未復元不可過於焦急

三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上游之事弟尚有不盡知者分條縷告如左

一廬江已有賊到撲城一次自己至西人約四五千洋槍亦多吳長慶三營儘足守禦近又截留梁美材三營尤為力厚米糧子藥可支四十天

一桐城派厚齋帶五營住守自省拔行約十五六日可到只要廬江之賊不撲桐城則守備皆全矣舒城三河二處皆係將之純防守似可放心石清吉甚不得眾心郡中之事却多可慮鶴九亦非能禁風波者

一麻城下竄之捻已隔廣濟黃梅此時想過宿松以下安成武臣一面派禮左三營先救省一面親自跟追嚴中丞亦派王相柏六營追剿官軍遠不如捻行之速聞捻意欲直撲安慶此間日內畧有防備一面調申夫由東流回省俟省防無虞即令申夫會同成軍專剿捻股

一湖口有丁王水陸兩軍可保萬穩黃老虎等竄江西者聞至今尚徘徊於石門洋塘一帶只要景德鎮諸軍嚴扼昌江一河春水盛漲賊斷難飛渡若由山內穿婺源左軍或足禦之

一希菴三月十日之期不知果成行否味根起難遽成行席研香則已屢次催令赴撫州矣縱陽竟無人住守且姑置之弟處要公藥昨日解二萬斤銀錢則無可解且看丹荃兩信有接濟否再此次鮑軍從無為州進援石澗埧杏南與蕭軍從橫隄

河進援石澗埠以理推之當可解圍解圍之後吾意以鮑軍從東關進攻桐城關之前杏南與雲南從西梁山五顯集攻桐城關之背即竹丹一軍亦不必再紮石澗埠儘可與杏南雲南三人合為一路均作游擊之師三部將近萬人鮑軍亦有萬人鮑以無為運漕為後路杏竹雲以西梁裕溪口為後路兩枝活兵縱橫馳擊則無巢和舍境內當可次第肅清上游舒桐廬合節節皆有防兵吾又派成亨兩軍為游擊之師大局必不致決裂肅為則一軍分守運漕三汊河雍家鎮三處黃洛河儘可不設防兵此外概不置守不可占住有用之活兵也巢金等處得手以全力進攻橋林江浦浦口等處直打九洲洲北岸大定再行回顧南岸江西余意如此請弟與雪帥妥議行之余相隔太遠不能遙制并不能往返細商也

三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石澗埠之賊竟全數遁回巢縣得未痛剿若遽調北上援江西則皖北之賊必尚有一番大動作恐貽皖鄂無窮之患春霆欲就原船轉舵西上移救江西余當力阻批荅令其仍由東關進攻桐城關或由黃墩進兵亦可其彭毛劉三軍則仍從西梁山五顯集進攻桐城關之背總須全力一打斷其犯鄂之謀然後北岸稍得安枕余與雪琴杏南皆言鮑軍攻剿北岸之事不知雪否接到後能力阻春霆之西旋否

三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時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畧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上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為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

澄弟左右羅老師掌教新東皋書院通縣悅服開張既好以後書院必諸事順遂人文蔚起可喜可慶羅允吉增從鄧師讀書甚好業經成婚之後欲將各書一一溫熟勢必不能惟求鄧師將五經點一編講解一編正史約亦講一編不求熟不求記但

求經過一番而已鄧師辛苦一年明年或另擇師專教羅壻亦可蘭妙處余備置儀二百兩今付回臨三甥處下次再作孟慰之髮逆上犯圍逼廬江捻匪由鄂下竄連陷宿松太湖北岸處處吃緊南岸蔽池庫盜如毛祁門久無信來不知保得住否上海軍事近極順利大約蘇杭均可圖也 全日

四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弟之謝 恩揭尚可由安慶代作代寫代遞初膺開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說之語思自獻於 君父之前者儘可隨時陳奏議是 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弟文筆不患不詳明但患不簡潔以後從簡當二字上着力

四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上游近事六安尚未解圍而守事似有把握南岸之局王鈐峯大破黃文金一股劉克菴王心初再破黟縣大股徽境將次肅清方深慰幸而東建各股從桃樹店橫竄而東祁門之南景德鎮之北一片逆氛刻下想已入婺源樂平境矣皖南無所得食各賊不寬江西蕩無一縷生機故不得不冒死上衝流賊之勢已成江西湖南皆不免於蹂躪奈何奈何餉項十分窘迫鮑軍因無餉可支逃者至千餘人之多病者又二千餘人吾兄弟當此時艱而皆居大位負重任亦可云不幸耳

四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春霆由巢北進兵數百里內寸草不生辦柴極難子藥米糧轉運亦殊不易不知何日始至柘皋炯燭苗逆復叛皇上震怒命僧帥由山東近旆旋皖會剿 命余與希堉堵剿此後或不至更行議撫只要賊不犯鄂蔣毛成三軍或足以了辦苗案六安搜 忠酋偽文似李世忠亦與時暗通刻下兵力只此不敢揚薪下之火也皖南久無來信但聞二十五日大搜之後歛休黟三縣肅清劉克菴將由黟赴景德鎮自內打出不知果成行否

四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辭謝一事本可渾渾言之但求收回 成命已請筱泉子密代弟與余各擬一摺矣昨接弟咨已換署新銜則不必再行辭謝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為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戈什募府文案及部下營哨官之屬又其次乃畏清議今業已換稱新銜一切公文體制為之一變而又具疏辭官已知其不出於至誠矣弟應奏之事暫不必忙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 旨厥後三個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撫及侍郎後除疏辭復奏二次後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

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尋常報仗仍由余辦可也

四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希菴之病至於失音深為可慮六安解圍後風波漸平上海軍軍連克太倉崑山殺賊至二三萬之多為軍興以來所罕見志逆急同救蘇皖北得以少鬆將毛二軍救援壽州五日內必可赶到只要壽州無恙則自去秋至今無數之險皆得安穩度過矣李少荃近日軍務極為得手大約蘇杭兩處必有一克或全克亦未可知惟餉項奇絀米貴而雨多皖南食人肉每斤買百二十文看來浩劫尚未滿天心尚未轉也

四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來信亂世功名之際頗為難處十字實得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至于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弟向來倔強之氣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兼縣既克和含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浦望弟主持余相隔太遠不逞制也

五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雨花臺石壘與南門外各賊壘均已攻克至為欣慰我軍駐雨花臺而石壘為賊所占殊為礙眼今既得之拔去眼中釘矣惟調回彭杏南各營守濠之兵兵愈多遊擊之活兵愈少弟統三萬人不籌出一枝結實可靠之活兵在外縱橫馳擊而專以合圍攻堅為念似非善計咸豐三四五年向帥在金陵不滿三萬兵餉亦奇絀向軍與金陵悍賊相持而又分兵援廬州援寧國打鎮江打蕪湖中外皆稱向兵為天下勁旅而余不甚以為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着筆也弟用兵之規模遠勝於和而與向相等否雲甫成一枝活兵而又急於調回則空處全不着筆軍靠他軍可盡持乎

五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克復雨花臺各石壘本是極可喜之事而多占守兵又少杏南一枝游擊之師亦是美中不足至印子山石壘余意儘可不必扼守將來城池之克否全不係乎印子山之有兵無兵也將毛二十八日之戰陣亡哨長及有官階者二十四員傷亡至五百餘名據稱苗逆隊中有四眼狗舊部四千人內在內壽州之圍固不能解且恐將毛賊挫賊竄六安故余擬周厚齋改

赴六安雖則仍留守巢縣一帶現僅春雷南雲進攻二浦九洲竊恐地大城堅難以得手余意總思留李南帶五千人助攻二浦江北多一營有一營之好處弟意雨花臺多一營有一營之好處此兩端者兄弟各執一端未識用何者為中也摺并自京師李弟得謚靖毅二字皆優等謚法遠勝溫弟予弟身後之榮真無遺憾

五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東瀾與孝陵衛之先後尚可隨時斟酌余亦不敢固執或見至於未克九洲之前軍不可先渡南岸則是一定之理蓋九洲不克斷不能斷洋船奸民之接濟接濟不斷不能克金陵亦猶克九江者必令軍軍先破小池口李彭先破湖口克安慶者必令嘉字營先紮南岸韋志俊先紮樅陽而後接濟可斷文報可絕若金陵不斷接濟而謂軍軍過江洪逆可一驚而走一逼而破此實萬無一是理故余決計不破九洲軍軍不南渡也味根決計東來將來廣德與東瀾江席武可任之

五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二浦既克現依弟議移章字巢縣東關梁王萬三營守西梁山桐城開騰出肅軍分守二浦劉軍圍攻九洲鮑軍南渡打東瀾二深另有公牘知會矣去年進兵雨花臺時以全力來援俾浙滬皆大得手今年攻克各石城俾二浦連下揚州天六之賊皆回南岸此弟功之最大處此等無形之功吾輩不宜形諸奏牘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書牘此是謙字之真工夫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見也吾時時以何為殷鑒望弟時時以和為殷鑒比之向忠武并不甚劣弟不必鬱鬱也

五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九洲於十五夜克復殺斃溺斃之賊聞實在二萬以外我軍傷亡二千人水師第一場大血戰然自此長江一律肅清水師已功成事畢矣余現調鮑營圍攻金陵東北已作合圍之勢惟餉項日絀殊難為計余身體平安怕熱則更甚於往年竟日揮扇不輟聞叔父七八九年間亦畏熱異常汗下如雨老年體虛大約有此情況

六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鮑軍只能紮幕府山一帶不能照顧孝陵衛鍾山賊壘不能遽克印子山尚未得手即不求急於合圍且先以自固為主弟自固於南路鮑自固於北路如有大股援賊前來彼此足以自了不必互相救助余咨復弟之公牘亦以此說為要其次則力斷江中接濟其責在余在楊彭在總理衙門而不在陸軍然查水師之果嚴查與否查洋船之常送接濟與否則須弟

督飭劉南雲曾良佐輩細稽察也斷截江中接濟寬足制賊死命不在西門之合圍與否耳

六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淮北鹽運行淮南引地延吳仲仙漕帥專奏辦諭旨允准都富專奏駁之諭旨亦批准運使專詳駁之余處亦批准吳帥將辦成之事竟不能行蓋利少而害太多不能不駁弟請運北鹽之洛與漕帥事同一例余當詳細咨復江西疊金近日頗有起色秋冬間銀米于藥斷不缺之弟可放心今年米貴此間度過荒月尚可餘穀五萬石預備也

六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壽州失後吾心日益憂灼蒙城馬方伯一軍萬難保全臨淮唐中丞恐亦孤危難支昨東征局解到三萬已全供防苗諸軍致弟與霆軍毫無接濟乃知軍事悉如弈棋各位失勢一隅雖勝無益也調馮都兩處之兵弟以為可調則發之合圍之或緩或急全憑弟作主官階與物望所在弟不必推諉只要水路無接濟進城陸路縱有接濟文報賊亦終無可久之道若必圍得水洩不通恐困獸猶將死鬪一蟻潰堤全局皆震不可不防余所求者水路無接濟弟與霆軍不敗二事而已不求如安慶九江之圍攻嚴密

六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軍中多病憂灼寔深只有齋心默禱無他法也何鏡專利多年舉口沸騰適會喬郭交替之際而有堂見張守之案筠公寬厚不知肯一施辣手否改商棧為官棧自是目前急務然楚岸西岸已被川私粵私佔盡上游鹽價大減淮引釐卡太多成本太輕不特商運有虧本之虞即官運票鹽亦必無利可圖若不於江西湖北力堵鄰私淮鹽竟無售處雖有良法無如之何吾之所以遲遲不講求鹽利者以此昨見南坡與弟信所慮者亦在此

七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鶴鶴稍留弟營委員至三個月之久宜弟悲怨不平何鏡之事本擬俟為仙查復後再行辦理今誰公有撫粵之行後來者不知為筠誰竟欲嚴懲何鏡竟不知如何下手乃為恰如題分蓋謹罰有罪亦須切當事理乃服人心近人摺稿弟處咨到者少余當飭鈔成本陸續寄去每月寄送二分古人奏疏亦當鈔二三十篇以備揣摩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弟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終始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

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瞻聞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遠故不肯輕於一發耳又吾輩方鼎盛之時要員在外氣餒董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尚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關大禍不止

七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初九日大獲勝仗凡逼城開仗向不能多殺賊此次殺賊甚多想是厚賊欲趁此猛戰撲我營壘解其城圍故能得機得勢如此然傍城而戰例為彼此殺傷相當之局以後若非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路我軍則斷糧路為要著不在日日苦戰也

七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專丁送信具悉一切所應復者仍條例如左

一摺稿皆軒爽條暢儘可去得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亦取其軒爽也弟可常常取閱多閱數十篇自然益我神智譬如飲食但得一般適口充腸正不必求多品也金陵戰事弟自行具奏亦可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為要凡督撫以多奏新事不襲故常為露面吾兄弟正在此鼎盛之際弟於此等處可畧退縮一步

一鮑軍仍須由大勝關進孝陵衛決不可由下而繞來待過中秋後弟信一到余別路鮑由南頭進兵

一弟驟添多營與余平日規模不符然賊勢窮蹙之際求合圍亦是正辦余亦不敢以弟策為非憚中丞余曾保過凡大臣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拔長近於市恩此後余與湘中丞牘不敢多索餉項以避拔長市恩之嫌弟不宜求之過厚以避盡數竭忠之嫌

一江西釐務下半年當可畧旺然余統兵已近十萬即半餉亦須三十萬思之膽寒弟處米除每月三千外本日又解四千石矣

七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前接弟信已將寅皆收雲兩兄不宜送眷之故致孟排遞至家不知到否途次有曾恒德張德富照料又係自己坐船又有水師護送千穩萬慎寅皆收雲二公如已成行請於中途婉辭謝之吾家富貴氣不可太重也紀瑞姪完姻吾寔嫌其太早茲寄銀五十兩暨五品頂戴補褂朝珠以為賀禮吾恐家中日習於奢故諸事從儉薄也江西已一律肅清惟兵勇病痛

尚多苗逆猖獗唐中丞十分危急袁帥業已仙逝淮事殆無了日耳

八月初二日

沈弟左右所保各員均奉允准惟金安清 明諭不准調營 寄諭恐弟為人聳動蓋因金君經余兩次糾參 朝廷恐余兄弟意見不合也夫抵清議所不容者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亦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亦以為德反成仇隙者余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景河發撫四下左帥業已歸還余處上海四萬余志在必得恐不免大有爭論靈仙升陝撫先辦漢中軍務聞李兩蒼係多帥所劾也

八月初五日

沈弟左右小河西岸盡為我有賊船萬不能過且憑河為守又可當一道長濠可慰之至然城內有數十萬悍賊上游黃胡古賴等即曰下援金陵窮寇有致死於我之心抑又可懼之至河之東岸暫不必謀少息兵力以打援賊可也金眉生參者極多二三年來勝帥屢疏保之升於九天袁帥屢疏劾之沉於九淵余十一年冬薨袁軍職勝帥又以一疏劾我謂為黨案而不公余偶與汪曜奎言之汪以告勝勝又寄函於我自陳前疏之誤即如下游諸公李長壽皆痛惡眉而不知其美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不可過立談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餉銀今日解去三萬湖南又另解四萬與弟節下當可敷衍生日在即萬不可宴客稱慶此間謀送禮者余已辭之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却之家門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顛蹶之速有非意料所能及者

八月二十三日

沈弟左右通江關與石埠橋相近為李部濟賊之區自當各事請將石埠橋之兵悉數撤回江北惟此各目下尚難遽發渠之兩岸設兵中間又設砲船為通江關釐卡計也日內因定鹽務新章各諸渠將釐卡撤回每月由運司衙門解渠銀一萬兩以作抵款尚不知渠有應允否待渠洛復到日肯撤通江之釐卡然後可並撤石埠之防兵余本日擬解銀萬兩予藥各萬斤協濟滁州亦為求渠撤通江釐卡先有以慰其心也大兄辦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一處不通則處處皆窒矣

八月三十日

沅弟左右來函內附新刻西省餉鹽招商章程具悉一切新章中余不以為然之處已批出交處軒覆核即日另刻一本寄聞鹽務自應由余與運司兩衙門作主界限不可不清始基不可不慎設票不必由弟營填發船單與認旗皆不可用恐其全是洋人規模凡商皆可招不必認說全歸大營認辦不必立營運名目總之余之主意重在商運不重在官運營運金君之主意重商重官營英羅之中不免自相矛盾故此大刊刻新章不可不慎以其徧傳官紳商賈也

九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接十五日十七日信有畏慎而無拂鬱極慰極慰老弟之意量遠矣先世之氣脈長矣柱小舫文瀾往年經鄂西三專函力保去年又經晏彤甫函保故余一見即器重之許以駐漢口辦督銷局務近日與南坡亦極水乳南亦請以漢口督銷局委之其品望雖未必果翕輿論然亦當稍優於金許也許之條陳多奇可米候與南坡商之揚守砲船一事弟之公牘甚為婉遜即照弟所擬辦理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說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即所以杜小人之譏口也何銑罪致斷不放鬆幸毋聽謠言而生疑

十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紀鴻母子及全家到營一路平安足慰家中懸系雷督先生意欲速行旋里收雲當度歲乃歸也素壻在此尚無為非之事惟不肯讀書作字難期有成內人以下歷述老弟數年以來照料黃金堂諸事心思之細儀節之恭送情之厚均為近世兄弟中所未見吾家敬宗睦族承先啟後諸大端發於沅弟之謀而成弟之手沅弟費財老弟費心均可為祖父累代之功臣余愧未能悉心經營幸兩弟有以補余之過也沅軍連克上方橋七壩橋等賊壘城外接濟將斷朱雲巖招降古隆賢一股收復石埭太平二城春霆進攻水陽金寶圩一帶尚無開仗之信臨淮唐中丞處近亦平安惟蒙城糧盡援絕斷難保全發逆稍衰而苗逆方盛良可慮也

十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徐士衡等歸言弟往看孝陵衛營基余且喜且懼喜賊之接濟將斷澄弟之新營太多占地太廣恐百密而一疏也竟城亦以弟招新勇太多為慮余以弟力謀此城苦心孤詣故僅禁招水勇而不禁招陸勇不忍重拂弟也弟亦當諒余苦衷將新勇之可減者減之可併者併之至於克城遲早仍有天意不盡人謀也

十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日內未得弟信不知身體安否東瀾深水既克弟又進紮孝陵衛城中接濟似已可斷其孝陵衛以北不妨空缺不必合圍蓋大致米糧難入則城中強者可得弱者難求必有內變爭奪之事若合圍太緊水息不通無分強弱一律艱難通則反足以固其心而無爭奪內變投誠私逃之事矣不知弟親歷其境以余此說為然否

十一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接初五夜地道轟陷賊城十餘丈被該逆搶堵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意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堵缺口之理蘇州先復金陵尚遙遙無期弟切不必焦急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厚菴堅請回籍養親待疾尺得允准已於今日代奏當遲於二十六夜擒斬其常應行投誠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弟近日身體健否吾所囑者二端一曰天懷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謹防援賊賊內外猛撲穩慎禦之

十一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圍山背橋稍嫌用錢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儘可不起沅弟有功於國有功於家千好萬好但規模太大手筆太廊將來難乎為繼吾與弟當隨時斟酌設法裁減此時竟希公祠宇業將告竣成事不說其星岡公祠及溫甫事恒兩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過十年之後再看至囑至囑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為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即修造罕費周濟人情亦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吾弟以為然否

十二月朔一日

沅弟左右接春雲信知深水失守王可陞不戰而潰殊為駭異新軍之不可恃如此弟處上饗橋孝陵衛諸營尤為吃重新營太多余實不放心留下泗濱二營水師調志字五營六師皆已照准咨復志營萬不可恃雖有五營弟視之如無一營可也神策太平二門斷不可合圍人以收全功求速效望於弟吾所望者一穩字而已不求速不求全也

十二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城上有黑氣反氣意者天欲殄此寇乎然吾輩不恃天人之微應而恃吾心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實火藥銀兩接濟尚可不斷惟米糧極難江西兩湖買至三兩四五錢且處處阻隔過難無米可買深堪憂灼只要各軍有食之米吾兄弟有敬畏之心此役當有了日耳

十二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日內雨雪嚴寒深以弟營缺米缺銀為慮湖南之十萬金本派定全解弟處不料十一月初八日起行至今四十天未到昨派砲船四號迎接又為大雪所阻一俟提到即用洋船拖送不知年內可到否弟派王子鑑辦江西之米朱守謨辦湖北之米余為力主其事尚齎在江厲社在鄂亦無不認真之理但昂貴異常其能多與否仍未可知

十二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大砲守壘只可偶一用之多用則寔可不必吾在水營多年深知大砲之長短凡砲火之利有二曰及遠曰命中大砲之大力可以及遠而難以命中謂其愈遠則行愈遲慢且有聲可以迴避又往往自上落下不能橫穿也其羣子可以命中而難以及遠包得合體暴得極緊可及二三箭之遠否則僅及一箭而已羣子所能及之處先鋒包亦幾能及之軍與日久各弁勇事事外行徒慕大砲之名見賊在二三里外紛紛開大砲大子擊之喜其響之震煙之濃而已見賊不畏砲而排進如故則以為凶悍無匹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也吾在水營時教將弁專用羣子包得圓裏得緊開得近三語者內湖各營學能做到外江間有做到者便是無敵之將陸營善用大砲者吾尚無所聞弟營善用大砲者共若干人然大約不滿三百人而營中之砲却不止三百尊弟去年請黃南翁解砲四尊今年請丁道鐫砲數尊皆外行之舉動也余恐火藥接濟不上故於地洞大砲二事詳悉言之

十二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日內所憂弟營之事專在米糧一宗販米二千石日內必解赴金陵江西之米官固認真稽查民間尤阻遏甚緊余頗已札行各卡正二三月一律免釐此風一掃應可鬆活也太平神策二門余意不適合團實因另無統領之故如東頭初一日開仗西頭之兵初二日馳援尚只能走路不能接仗必須初三日乃能交手而東頭存亡呼吸之頃固不能靠西兵以救危

又豈能向西帥以問計策或欲求東頭另立統領近則調飽春霆遠則調程學啟或竟請少荃親來乃可當此一面余頃有信寄少荃調程學啟遠弟麾下如少荃不允余於正月二月必設法調一統領大員圍紮神策太平二門并擬於燈節後坐輪船與第一會弟宜以保身體為主不必焦灼也弟此次兩信胸懷頗寬舒心志頗敬慎以後須常存此意總覺得人力雖盡到十分而成功純是天意不可緣臺代天主張至囑至囑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九弟及各軍近日均無戰事苗沛霖既誅其部下頭目為僧王擒斬殆盡李世忠亦知畏罪近有文書來將渠所據城池交出請派人去守其槍砲亦願繳出將去江北可無後患余身體平安合署俱好惟儉字日減一日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彼此常以儉字相勗則久矣

正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余思至金陵一行不過因弟太辛苦或兄弟一會以暢歡懷近見弟累次來信襟懷甚恬暢字畫甚光潤心意甚歡謹可卜其神不外散別無波折余即決計不赴金陵蓋洋船雖快往返亦須八九日也少荃決不能來顯而易見程學啟之能來亦姑聽之余已有函商之少荃此後不要吝贖可耳

正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為先人留遺澤為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眼喫大口後來恐難挽弟須時時留心

正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城事果有可望大慰大慰此皆聖朝之福絕非吾輩為臣子者所能為力不特余之並未身臨前敵者不敢涉一毫矜張之念即弟備嘗艱苦亦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勞績在臣福祿在國之義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存一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總蓄於方寸者既深則倖倖克城之日自有一段謙光見於面而盡於背至要至要

正月二十四日